



文化中国行

50后、60后、70后重操旧业，80后设计研发，90后被“圈粉”加入，00后搞线上直播……

非遗传承，要在传人。在陕西省多地，非遗专业合作社凝聚起老、中、青各年龄段的传承和创新力量。男女老少，干劲十足，发挥所长，收获满满，铺展开一幅幅文化兴、产业旺、乡村美的生动图景……

从单打独斗到合作共赢
群众积极性大大提高，
非遗品牌越叫越响

一根藤条，千回百转，一双巧手，上下翻飞。

汉中市南郑区黄官镇，汉中藤编非遗工坊，10多名手艺人正埋头工作，一根根不起眼的藤条，摇身一变成为精致的藤椅、藤扇等藤编产品。

68岁的村民郑富学就在其中。从事汉中藤编50余年，他尝遍了其中的酸甜苦辣，“原来我们村里各家各户都搞藤编，红火的时候，产品卖到全国。不过那时候基本是自己找材料、做产品、跑销路。山里采藤、家里编藤，都要一双勤快手。还不能少了一双‘铁腿’，东南西北跑，才能卖得出去。”

手艺人的辛苦加上现代家具产业的冲击，一段时间，包括郑富学在内的不少村民不得不撂下手艺。

《汉中地区志》记载：“竹、藤、棕、草资源丰富，手工编织历史悠久。”南郑区黄官镇西接秦岭、南临巴山，野生青藤资源丰富，藤编历史悠久，被誉为陕西的“藤编之乡”。2021年，藤编（汉中藤编）被列入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老辈子传下来的手艺就这么荒废了，内心也有不甘，但要养家糊口，个人能力微小，想不到别的办法。”让郑富学看到转机的是2007年黄官藤编专业合作社的成立，“不出家门不出村，大家一起干事业，挺好。”

“眼看着青藤漫山遍野，可藤编手艺人却慢慢流失，太可惜了。我们要想办法把大家聚起来，共谋发展。”汉中藤编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陈良顺带头建起合作社，“现在社员有460多名，都是附近几个村的农户。他们从合作社领取原材料，通过在家编织、来非遗工坊务工等方式灵活生产，不仅传承了藤编技艺，口袋也越来越鼓！”

“非遗从小作坊式的单打独斗，走向了‘领头羊’带领下的合作共赢。”汉中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贺凯说，“如今大家发挥自己所长，技艺精的搞培训、把品控，有设计头脑的研发新品，村民们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大大提升。更重要的是，从原材料质量把控，到编制技艺规范、产品品牌打造、人才培养、新品开发等多环节，藤编专业合作社都有严格标准。”

要将一根根藤条变为精美的藤具，需要蒸煮、剥皮、编织、打磨、上漆等20多项繁复工艺。编制手法也极为讲究，不仅要让藤具结实耐用，还要美观雅致。

“像这种最简单的藤椅，就有平编、缠扣、鱼鳞编等20多种编法。每一步都不能马虎。”陈良顺抚摸着一把藤椅说，合作社在生产经营中做到“五统一”，即统一原料采购、统一加工工艺、统一质量标准、统一品牌形象、统一销售价格，“大家往标准上看齐，我们藤编的品牌越叫越响”。

同样得益于非遗专业合作社的建立，陕西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武功刺绣也被更多人知晓，带动农村妇女5000多人加入，五大类200多个品种的产品销售收入逐年提升。

武功刺绣省级代表性传承人、武功县馨绣民间手工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计清说：“我们首先按照产品类型规范刺绣工序流程，逐一设计绣稿、选择底布、印制图样、上架绷布、配色选线、绣制加工、整形熨烫、修整装裱、质检包装等工艺流程制定操作标准，确保每件产品的质量。重点将刺



农民手艺人 日子有奔头

本报记者
郑海鸥



绣针法归纳整理为9个系列，包括齐针、滚针等49种针法，对绣娘们逐一培训传授。”

众人拾柴火焰高，久负盛名的汉中藤编、雅俗共赏的武功刺绣，在千百农民手艺人的托举下，名声在外。

从传承困境到产业蓬勃
“家门口”增收致富，
非遗传承后继有人

细数起每日的收入，郑富学坦言获得感满满，比原来最风光的时候还要高好几倍，“一天最多干8个小时，月收入至少3000元，有干头！”

不只50后在非遗专业合作社里找到了人生方向，更多90后也加入进来。

1995年出生的杜静，家住宁强县，她在2021年之前并没有听说过家乡的羌绣。

宁强古称“宁羌”，古氏羌族聚集地之一，是国家级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陕西区域的核心地带。千百年来，当地妇女多有农闲时节扎花绣朵的习俗。

宁强羌族刺绣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王小琴，出生于宁强的偏远山村，7岁就跟着母亲学刺绣。她高中毕业后在外从事服装行业，生活过得不错。2008年，她在返乡途中发现，年事已高的绣娘没有传人，许多懂刺绣的山区妇女穷困度日，不少传统针法濒临失传，社会上已经很少人知道羌绣……

“要抢救、传承、发展！”王小琴走村串寨拜访上百名羌绣艺人，学习针法技巧、图案特征、色彩运用、文化内涵，“心里有底、手里有技了之后，就要带动村民们一起发展”。

在县城周边的农村和移民安置点，王小琴设立非遗工坊，绣娘们来“上班”，计件得工资；在边远镇村，建立羌绣专业合作社，村民居家灵活生产，合作社定期上门收购。如果村民没有任何基础，还能参加技能培训。

杜静此前在江苏的一家电子厂打工，2021年“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参加了羌绣培训班。“一下子就喜欢上了，用自己的双手能绣出一件件‘艺术品’，与制作电子元件的感受大不一样。”如今，杜静忙于带孩子的时候，就可以在家干活，闲暇时就来工坊全职工作，“每个月收入2000元左右，不少身边的姐妹也想过来。”

截至目前，近2000人加入羌绣专业合作社，就地就近就业，依靠双手每年增收3000元到2万元不等。“绣出了儿女升学、成家立业，过上了更好的生活。”85后羌绣绣娘张芳丽说，“今年以来，已有100多名90后参加了羌绣培训，非遗传承后继有人。”

非遗传承的群众基础持续拓宽，产业蓬勃带来红火生活。陕西省文化和旅游厅非遗处相关负责人介绍，陕西先后设立265家非遗工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持续提升。

2024年，陕西省林业局印发的《关于发展壮大藤编特色产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意见》提出，“支持龙头企业建立‘企业+合作社+基地+农户’的经营模式，持续吸纳具有劳动能力的脱贫人口、妇女、残疾人等重点人群就近就业”“做强基地、做优产品、做精文化”。

“目前，黄官镇有3500余名群众活跃在藤编产业链上。738名搬迁群众实现了家门口就业，人均增收2万余元。3家藤编



龙头企业年综合产值超1.68亿元，产品飞出大山，远销海外。”贺凯说。

好消息接踵而至。

郑富学被评上了汉中藤编区级代表性传承人，张芳丽也成长为宁强羌绣县级代表性传承人，“肩头的责任更重了，发展的信心和底气也更足了。”



从“过时的”到“时尚的”
连接互联网、融合新思
路，编织美好生活

“这把藤椅不用一片木板，全用藤条，坐着有弹性、散热好、更舒服……”在“良顺藤编”直播间，00后张冬梅向网友们推介着一件件精美的汉中藤编产品。观众纷纷下单，销售额持续上涨。

2016年，上大学的陈凌凯深感父亲卖货之艰辛，尝试着帮家里在网上销售藤编产品，“有一单卖出了50多把藤椅，相当于父亲一个月左右的销量。”

大学毕业后，陈凌凯希望帮助合作社拓展更大的发展空间，于是返乡组建了一支90后电商团队，张冬梅等20多位家乡的年轻人先后加入。“围绕非遗生产、设计、销售的全链条都年轻化了，大家很有活力。”陈凌凯介绍，去年电商销售额达3000余万元，占总销售额的70%左右。

当古老非遗连接互联网、融合新思路，许多可喜的事都在发生。

陈凌凯团队从网友反馈的所需所想中寻找新思路、新想法，汉中藤编各种“非遗+”的跨界产品层出不穷，不仅拿下10余项国家专利，更不乏与国外知名品牌打造的联名款；

1989年出生的武功土织布技艺市级代表性传承人赵文婷与西安交通大学、西安工程大学等高校的专家积极互动，结合流行元素，与老师傅一起进行产品创新，与现代生活融合得更加紧密；

汉中藤编、武功刺绣，宁强羌绣纷纷开发针对大、中、小学生的研学体验课程，每年都有万余名学生前来，领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美、工之巧。

“因为与现代生活存在一些距离，不少非遗曾被认为是‘过时的’，现在，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许多非遗成为‘流行的’‘时尚的’‘高级的’代名词，焕发出夺目光彩。”王小琴说。

“旺当，旺当……”在武功土织布非遗工坊内，消费者可以一边看手艺人织布，一边聆听土织布的文化遗产故事，一边选择购买产品。

1986年出生的手艺人赵杰现场演示着土织布技艺，她说：“现在，十里八乡都加入了合作社，养着娃、顾着家，用金梭银梭编织美好生活。孩子们看见大人上了织布机，就知道又能买好吃的了。”

“有的娃也学着大人的样子，踮着脚，有模有样地织布。好不好另说，对于非遗传承来讲，我们看到新种子在发芽了。”赵杰微笑着、自豪着……

图①：藤编手艺人正在进行线上直播。
图②：绣娘巧手下的美丽图案。
图③：宁强羌族刺绣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王小琴正在指导年轻的绣娘。
以上图片均为本报记者郑海鸥摄
本版责编：郑海鸥
版式设计：沈亦铃

人文茶座

今年是我的父亲钱学森归国70年。1955年9月17日，我跟着父母登上邮轮起航，于10月8日回到了祖国的怀抱。70年过去，当我们提起钱学森这个名字，首先浮现在脑海中的，是为中国航天事业奠基的人民科学家，是“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获得者，是新中国科技事业的开拓者。然而，这位科学巨匠的身上还闪耀着人文光辉，隐藏着一个同样令人惊叹的艺术世界。

父亲的艺术修养，要从家庭教育说起。我的爷爷在那个年代就以超前的教育眼光，为年幼的儿子铺设了一条科学与艺术并重的成长之路。一方面，让他学理工，走技术强国的路；另一方面又送去学音乐、绘画。父亲曾回忆：“我从小不仅对科学感兴趣，也对艺术有兴趣，读过许多艺术理论方面的书，像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我在上海交通大学念书时就读过了。”这些艺术上的修养不仅加深了他对艺术作品中那些诗情画意和人生哲理的深刻理解，也让他学会了艺术上大跨度的宏观形象思维。

独特的成长环境，造就了钱学森科学与艺术兼备的气质。他涉猎广泛而深入，不仅精通音乐、绘画等艺术实践，更系统研读过艺术理论著作，而这些艺术修养对他的科学思维产生了深远影响。正如他说：“一个科技工作者如果没有一点文艺修养，也同样难于具有正确的世界观，也会影响他的科技工作。”科学与艺术的交融，成为他创新思维的重要源泉，也让我们从一个全新的角度理解：为什么钱学森能够成为钱学森。

当我们追溯钱学森深厚的艺术底蕴，美术无疑是其中璀璨的一章。读小学时，他熟练掌握了水彩画、中国画技巧，更在艺术创作中体验到忘我的精神境界。他曾描述作画时的感受：“在观察景物，运笔作画时，那景物都融在我的心里。那时，什么事情都被忘掉了，心里干净极了。”这种心无旁骛、物我交融的状态，不正是科学探索与艺术创造所共臻的至高境界吗？在交大时，他为《交通大

父亲钱学森的艺术修养

钱永刚

学二三级纪念刊》设计了级徽，这幅作品绝非简单的图案装饰，而是融合了工程技术思维与前沿艺术理念。这种早年对美术的实践与思考，深刻影响了钱学森晚年的思考。他提出的“技术美学”主张，其源头便可追溯至此。

晚年的钱学森依然保持着对艺术的浓厚兴趣，特别喜爱翻阅各类绘画作品，习惯将报刊上引发共鸣的画作及艺术管理领域的相关文章制作成剪报珍藏。正是基于对艺术价值的深刻认识，他大力倡导在基础教育阶段开设“美术素养课”，“以培养学生欣赏和鉴别画作的能力”。他坚信，具备这样的审美能力“是做一个现代社会主义国家公民的必要条件”。

除此之外，钱学森在交大求学时，既是乐迷也是乐手。他尤其钟情于铜管乐，每日下午必在宿舍投入地吹奏大半个小时。繁重学业之余，他发表了《音乐和音乐的内容》《机械音乐》《谈美国音乐界情形》等见解独到的音乐评论文章。从小形成的阅读习惯伴随他远渡重洋，1935年至1955年留美期间，他的书架上除了科技文献，还摆放着西方文学经典。及至20世纪80年代退居二线，系统阅读文学艺术作品更成为他日常的“必修课”……

值得一提的是，钱学森在晚年提出“中国文学格调”的命题。这源于他对科幻小说如何中国化的思索。他主张应“走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文艺理论的路子”，提出构建具有中国气派的社会主义文艺理论：要立足传统，古为今用，“不忘中国五千年辉煌的文艺传统”“利用最新的科学技术成果发扬这一文艺传统”；要面向世界、洋为中用，对待其他国家文化不应简单排斥或“发牢骚”，而应秉持开放态度，客观分析，批判吸收其中优秀成分。同时，提倡“科艺结合”，主张“科学技术工作者和文学艺术家交朋友”。他殷切期望科技工作者“尽可能学点文学、艺术、音乐、绘画”，同时文艺界人士也能“学点科学技术”。这种跨界交流与学习，是激发创新活力、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培养全面发展人才的重要途径。

我们走进钱学森深邃而璀璨的艺术世界，绝不仅为钩沉科学巨匠的生活雅趣，而是探寻其智慧的生成密码。纵观其一生，艺术绝非锦上添花，实为智慧之树的沃土。艺术赋予他的灵感、直觉、想象力与人文温度，与其严谨的科学逻辑思维激荡碰撞，终成颠覆性创新的不竭源泉。

钱学森晚年提出的“集大成、得智慧”，在科学与艺术的交相辉映中得到了生动诠释。他的艺术修养与“大成智慧”理念，为如今破解“钱学森之问”、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提供启示：破除藩篱，打破“文理分科”的思维桎梏，深刻认识科学、技术、工程、艺术和教学（STEAM）的内在统一性；重塑教育，教育的目标应指向培养兼具科学理性思维与人文艺术素养、能进行“大跨度宏观形象思维”的复合型人才。夯实基础、鼓励跨界、强化实践、涵养情怀缺一不可；融通创新，主动拥抱“科艺结合”的时代潮流，鼓励科技工作者汲取艺术灵感，支持艺术家运用科技手段，在交叉融合中催生原创性、颠覆性成果。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馆长，本报记者黄超采访整理）